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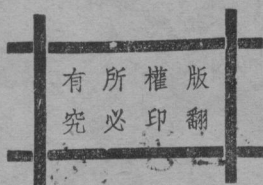
鳴

鳴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初版

鴉 吻 集

◆定價國幣四角五分◆
◆初版特價二角五分◆



著	出	發	印
者	版	行	刷
者	者	人	者
烏	大	陳	大
一	光	苻	光
蝶	書	蓀	書
	局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
電話九三四五七

序

自水泡出版以來，至今已經足足的十年了。十年裏，我自然還是每天照舊地寫着那非寫不可的東西。所謂非寫不可者，並非是時髦文學家所說的什麼衝動，什麼感想，或者是魯迅先生的所謂「擠」。「擠」者是一定還有從外擠着的人，也就可以說是有激而發了。我的腦筋，中酒以來，日見麻木，對於國家的政局，以及世界的情勢，大家都以為是驚心動魄的，於我常是若無其事，結果自然是漠不關心。最近以來，我幾乎不知道所謂刺激和興奮也者，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的神經彷彿已停止了感受的作用，所以即使有所激，亦終於無所發。牝牛的奶，一擠着就會流出來，這是因為他的身體裏面原有這流質。倘使本來是沒有，便是用洋鬼子的壓搾機來擠，怕也擠不出來。

這些東西，說他是文章，自然是很可笑。中國的文學者，自有所謂新文藝以來，是忽然的增多

了，飛黃騰達的也不少，近來看報，便見到兩個關於中國文壇的消息，一個是郁達夫先生被陳儀主席專電邀到福建去了，一個是林語堂先生的譯品出口了。這樣的幸運，自然不是凡會弄筆墨的人就都能享到。據我所知，在上海，就有不少的文人在汽車電車灰塵飛揚的中間，過着流浪的生活。吳稚暉先生邀倖於自己不入血污池，以爲是由於未做文學家。我很同情於他的話。雖然倘以爲「貧兒驕人」之辭，也似乎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執筆三十年，邀倖只有一部薄薄的不滿百頁的水泡，來災梨殃棗，這實在常常要不禁引以爲幸的。

水泡裏面的所載，不過六十篇，這就是在十年前每天在報上發表的短文的一小部份。我向來沒有敝帚自珍之意，自然也因爲是根本連敝帚都沒有。郁達夫先生有一部小說集，名作敝帚，我沒有讀過，但一想到這名，就常使我不禁生出羨慕之心。達夫先生雖然在他的文章中處處喊窮說苦，怨天尤人，其實是有些不盡然的——總之，我是從來沒有將自己登在報上的稿子剪下保存。我根本以爲這是不值得保存的。自從那一小部份的短文，交了幸運，居然賣了二百塊錢，我就頗起了些不大安分之心，把其餘的登在報上的搜羅下來，足有四百多篇，藏在幾隻的紙盒子

裏，偶爾檢閱，有幾篇竟很使我的已死的心爲之震動。由這發生出來的感覺，是悲哀，還是無聊，還是惆悵，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總之，那時候確乎是有些震動了。凡是自己的過去的，文字，後來重讀，而還有感動自己的能力者，我以爲這篇文章，便決不是虛作，是有那時的一點血和淚混在裏面。所以這顏色總是過了很久的時候，還是十分的顯明。我並且就因此常常想到我的過去，並且還相信魯迅先生的話，這便是我過去的一段的生活，假使我的過去也可以說是生活。

今年的春天，是頗有些奇怪的。已是四月了，我的身上還穿着棉袍，而且還覺得有些冷。院子的幾盆薔薇和其他應該在二三月開花的花，都顯得很萎悴，只在枝頭上淒涼地綴着幾個蓓蕾。天色是每天一樣的，陰陰沉沉，間或夾着一陣灰似的細雨。我不能出門，便只常常坐在屋裏看些書。所看的多是明末小品。愈看愈覺得有味，幾乎着了迷，但同時却彷彿在很懊悔，懊悔那水泡的出版的多事。天下的消遣的事正多，而偏要以此貽禍於他們的眼晴，這實在是罪孽深重的事。

然而有一日，老友Y S君從上海回來，他忽而問起我有沒有留存着的稿子，我知道他是指的我在報上發表過的東西，這自然是有的，他於是便叫我整理，選擇一下，預備有機會便出版。

這却又使我很欣然，因為我近來也確很想得到錢。在昨天，看見有一個人在報上說我爲了生活及兩個女兒的學費問題，在一家報館中擔任了編輯職務，這第一句話是對的，我現在是頗想活了，而要活就不能沒有錢，於是便立即「慷慨」地答應了。

從字紙簾裏面檢出了舊稿，足有一大堆，現在還沒有動手來選擇。又想起Y S君臨行的話，叫我先替牠起一個名兒，以便在報紙上發表出來。這却很使我爲難。我生平最怕二件事情，做文章必須要題目，別人生了兒女，常常叫我取名字。後者事不干己，本可以不必過問，而且自己想，實在沒有這本領，但來的人，大都以爲是我客氣，却之不得。第一件事，則我大抵是寫了文章，再加題目，覺得這樣比較的可以自由一些。然而現在是我自己的文章的集子，我自然得負着替牠命名的義務，更是「却之不得」的。於是想，水泡的命名是偶然在大雨的時候，看見池上的水泡忽起忽滅，覺得有趣，正想寫文章，沒有材料，便將牠做了題目，後來便將這稿作了我的報紙的短文的總名，而最後又便將牠作爲短文集的名目。眼前這些稿子，都是十年以前的東西，零星拉雜，沒有系統，我實在想不出適當的名兒來。忽然想起，今天上課時，爲學生講解古文，說到龍生九子，一名鸞

吻一名蒲牢一名……又忽然覺得這鴟吻二字實在很有趣。貓頭鷹一名鴟，我生平只見過牠一回，到現在還不忘記牠那靈敏而又愚蠢，彷彿哲學家似的面目。但鴟吻是龍鍾和貓頭鷹應該另是一族，牠們的面目，或者不見得很相像吧。據古書說，鴟吻善望，亦不知牠是望着什麼，並且也不知道怎樣望法；但想起這情景，牠定是常常抬起了頭，或者向着天，高高地望着，或者向着前面，遠遠地望着，這樣子，已就很可愛。在中國式的屋子上屋脊的旁邊，不是常常塑着一個龍頭似的東西？據說，這就叫做鴟吻，牠住在這個地方自然很適宜。中國的房屋的形式，不知是否黃帝以來，就是如此。倘使是的，牠老人家，已是呆呆地在人家的屋上，默望了五千多年了。據說現在的時勢，是與從前大不相同了，而且真是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牠大概亦不免有今昔之慨罷，而牠還得望下去。對社會對國家，倘使有什麼不平 and 悲痛，會說話的便慷慨而登壇，會做文章的，便激昂而揮毫，會哭泣的，便嚎啕而淋漓，倘使無一於此，那就只能望望而已。

我的寫文章的態度，實在是常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做一個「袖手旁觀」之人而已，過去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亦必如是，於是我就決將牠作爲我這未來的集子的名字。

鷗
吻
集

序

一
蝶

一九三六年，五月。

六

目次

給如如	一
新秋	四
憶汴之二	七
螺	一〇
蠟	一二
隨筆	一四
月餅	一七
蛇	一九
散步時	二二
蛙和蜥蜴	二五

鴟吻集 目次

二

中秋·····	二八
飛機·····	三一
姓名·····	三三
香·····	三六
搬屋·····	三八
生活與命運·····	四一
無關心·····	四五
著書的二訣·····	四七
社會的活力·····	五一
愛國心與訓諫·····	五四
武力的和平·····	五七
領袖和羣衆·····	六〇

今天·····	六三
秋夜·····	六六
了解·····	七〇
罵人的藝術·····	七三
「我」的世界·····	七六
秋夜之二·····	八〇
男女分校·····	八三
反求知·····	八五
讀者心理·····	八八
六一·····	九一
利物與羣衆·····	九三
藝術的單純性·····	九七

鴉吻集 目次

四

略談技巧.....一〇〇

普陀.....一〇三

殺頭.....一〇六

文學界的火爐和掃帚.....一〇八

從蘭花說起.....一一一

迷信的破除.....一一四

言論界的悲觀.....一一七

十月二十六日.....一二二

在L村

一遷居.....一三七

二鄉村的夜.....一四四

三園地.....一四七

四籬笆·····	一五一
五木瓜花·····	一五六
六汽槍的初試·····	一六〇
七吉祥寺前·····	一六四
八楊梅·····	一六八
九留車橋上·····	一七一
十松鼠·····	一七四
十一晚歸·····	一八二
十二黃梔·····	一八六
十三小小的菜園·····	一八九

給如如

你現在已是七歲的孩子了。雖然是女孩，但看去却很像男孩子的你，時常使我生了多麼的高興呵！我不忍再想起你的祖母和你的母親，我也不忍在你的天真的容貌裏摹擬出她們的影子來。她們的影子，真的已是很久很久地從人世上，不，而且是從我的記憶上消滅了，而你却一天的長大起來。你現在已是七歲的女孩了。

我接受了你的祖母的遺產，有着一副暴烈的執拗的心情。我帶着這個不幸的擔負，到了人世間來，三十多年的中間，我是怎樣地爲着牠們所苦啊。而尤其使我感到痛苦的，是常常將你和你的妹妹來做我的這惡劣的心情的犧牲。我不願向你隱諱了這件事：我熱烈地愛你，但有時也熱烈地憎恨你，這並不是矛盾，只是一種性情的兩面的表現。我在『荷荷』一篇文章中，詳細地陳述我對於你的罪惡。我希望我這篇文章，能和你們的對於我的回憶有聯合的機會，在我已不

在你們之前的時候。

七歲的孩子，早已應該走進小學校裏去了，而你卻還整天的纏繞在我的身邊。這並不是你不聰明，沒有入學的資力。你，我不是自誇，實在是一個少有的聰明的孩子，和我們家裏的一般孩子相比，你一切都似乎早熟了一些。刊在蒼蠅雜誌封面的你四歲時所作的畫，曾使許多的朋友看了爲之驚奇。你在這個廣大的世間上，選到了我來做你的父親，這不能不說是你大大的不幸。因爲我是這樣一個暴烈的執拗的人啊！假說你是有一些天才的，至少，你的天才的萌芽，在我的那種惡劣的心情之下，已受了不少的摧殘和迫壓了。我每想到你在一個善良的有着指導兒童的本領的父親之下的情景，總不禁發生深深的抱歉。

然而，一面呢，我也自有我的理由的。我覺得一個人的早熟，並不是什麼佳事，我不必向你提出怎樣的實證來，將來你從你們的長輩的——你的父親的朋友——口中，聽到了我幼時的故事，便會諒解了我對於你的耽誤的罪過。

從今年的二月起，我才發了願來教你，因爲你已是七歲的孩子了。然而——這是瞞不過你

的——我又是怎樣一個懶懶的人啊。對於一切的事，我從不曾有過始終認真的時候，現在已是寒風嚴霜的十月了，七八個月的中間，統計起來，至多只教過你兩個多月的書。一個懶懶的人，即使對於他的兒子的將來的期望，也不能提振他的興味。我還是時時的把要將你培植成一個優美的兒童的事忘了。但是，便在這樣的『一暴十寒』的情景之下，你也讀完了五六本國文教科書，而且很能運用書中的文句，在日常談吐的上面了。

我不懂教育的原理和方法。我也沒有那末的閒心情去研究牠。我只憑着我自己的方法，來教導你。我不知道這方法是對呢還是不對？但是無論如何，你是不能長纏繞在我的身邊的，過了今年的冬天，你大抵終要進學校裏去了罷，但使今年的一年的光陰，在你將來的學校生活中，有些益處，那就好了。

我不曾教你寫字，因為我是一個不會寫字的人，我簡直連筆劃也不大明白，而且我覺得這似乎是不必要的。我看着你在紙上，不規則地塗抹着，常覺得很有趣，而且因此想起了你在四歲時所作的蒼蠅雜誌上的漫畫來。我決不喜歡你來補足我的缺憾，並且還希望你能繼承我的